

淮军志

在这部关于晚清军事史研究的名作中，王尔敏先生寻绎演说晚清军制的沿革与迁变，由湘（军）入淮（军），将淮军的缘起、营制、组成分子、训练及精神、饷源与用款、军械供应、幕府人才、防区分布与军力消长，一一道来，条分缕析，周详备至，入情入理，为后世研究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尔敏◎著

淮军志

王尔敏◎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军志/王尔敏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633 - 7641 - 4

I. 淮… II. 王… III. 淮军—史料 IV. E29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55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00mm 1/32

印张:11. 75 字数:22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 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本书在撰写期间(1962年1月至1963年9月,1965年10月至1967年4月)曾获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之资助。书成后,复蒙“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奖助出版。特此一并致谢。

刘广京先生序

国人对晚清历史的研究，素来注重政治史，而对制度史上的问题专书讨论者为数不多。王尔敏先生这部新书是论晚清制度极重要的著作，而书中旁涉政治史上的问题，亦有显著的贡献，全书搜集史料极其丰富，运用史料亦极谨严。书成出版，实为中外学术界可庆贺之事。

王先生搜集史料之广博，与考据之精详，在其论淮军成立经过及比较湘淮两军规制人事各章，最可看出。王先生认为淮军虽然大体上沿袭湘军制度，但其创立时之环境不同，组成分子之性质亦多不同；且因淮军大量采用新式武器，训练方法及其他有关规制，亦多创新之处。此外李鸿章之选将用人，作风与曾国藩颇不同，而曾李同受当时环境之约束，李氏虽创新，亦未能随心所欲。诸此皆过去史家忽略之事实，经此书之详密研究而确立。

尤可贵者，王先生能根据其史料之分析，进而对整个“勇营”制度之性质，以及晚清军制与政局之关系，作极精辟之论断。王先生认为淮军承袭湘军之招募制度，统领与营官及营官与士兵间之私人关系，甚为密切，故就其内部组织而言，可称“私军”。然若就整个军事系统而言，则淮军虽然并非传统的“经制军”，但绝不能视为“私军”。

淮军之调度虽非经由兵部，而总须由谕旨决定，再由李鸿章或其他督抚执行其细节。淮军之饷需虽由李鸿章或其他督抚筹划，而饷源乃根据经谕旨批准之奏案，造册报销之手续，亦不能免。勇营本为暂时之部队。绿营未废，勇营难于尽量发展。然至十九世纪晚期，勇营与绿营并存日久，对内镇压民乱，对外布置国防，事实上皆由勇营担任。

上述论断，在军制史上极其重要，而其政治上之含义，亦甚深长。晚清督抚因能统驭勇营与征收厘金，故其权力增加，此乃人人尽知之事。但督抚皆忠于清廷，绝非割据人物，而勇营防军之主要贡献，乃在于维持治安，延长清室寿命。李鸿章之拥兵直隶，乃依清廷谕旨保卫畿疆，而淮军之驻防山东、江苏、湖北，亦皆秉承朝命，既无叛离之心，亦无左右各省政局之迹。李氏本人向朝廷推荐督抚人选之事，间或有之。然淮军人物只能视为李氏之朋党，如张树声、刘铭传等，其任用与否，悉视朝廷意旨也。事实上，淮军将领之出身科目者较湘军将领为少。淮将之跻身督抚者，除李氏外，甲午战前仅四人，而任期皆不长久。中外学人常有指淮军为割据势力，而李氏为半军阀者，其说不攻自破。

王先生此书讨论淮军规制及政治关系，主要目的已完全达到。此外如淮军之立军精神、士兵待遇以及将领竞逐利禄之心理，书中皆有发挥。全军三十余年之间之防区分布、兵力消长、器械供应情形，亦皆见其轮廓。笔者更希望近代史研究所诸同仁于《淮军志》出版之后，更进一步对此军于粤捻战争中之实际表现，日后驻防各地之事迹，以及甲午战争中溃败之原由，俱一一以专书详考。以王先生之制度研究为坚实基础，“淮军全史”之完成，乃想望可见之事也。

刘广京

1967年7月5日

凡 例

一、本书宗旨在探明一代制度的创始与发展，非尽以淮军为最终目标，而是就此一时代勇营的产生及其共通与相异之特质，作比较分析，以说明其间关系脉络与其历史意义。

二、关于淮军本身的研讨，分别九个不同方向叙述，亦即为本书内容所列出的九章。兹略提其要义于后。

⊖ 在分析淮军发生之时代背景，及由湘军分支之关系。同时更进而探索建军之委婉关节，与缔造之艰难。

⊖ 在述论淮军沿承湘军军制的各项要素，及其后日权宜的变化，与转变之意义。进而并一分析勇营对于经制军的影响。

⊖ 在就淮军的营伍单位，讨论淮军军伍之结构。并就总兵道员以上人物，衡定其领袖分子的乡土成分与社会成分。

⊖ 在就淮军之初期训练，以至采用西法，员弁出洋，与成立武备学堂，以讨论其随时改进之意义。并就全军之本质、特色、习性、志趣，以探讨其军之一般精神。

⊖ 就李鸿章之运用军务时机，政治关系，把持地方饷源，供应淮军，以分析其中之重要关键。更就淮军用款状况，款目分布，以探讨

淮军对于各种饷源依恃的情形。

㊸ 就淮军成立后改变军用器械,及历年改换新械之事迹,及其与各大机器局之关系,以了解新式军械在淮军中之重要性,进而探讨淮军历年为购买制造所耗之巨资,及其对于军饷的意义。

㊹ 就李鸿章之延揽军幕,及幕府人才的发展,以探讨幕府对于淮军的贡献与支持,及与李氏在政坛中的呼应。

㊺ 在探讨淮军自成立至没落,其对内外防务所占的地位,及其军力大小之变化,并一探讨其变化之关键,与维持存续的意义。

㊻ 在讨论勇营的全般特性,及其发展之局限,并进而分析淮军及李鸿章是否构成军阀或地方割据条件,及其真实的政治意义。

三、内容细节,显著者则加小标题。但每一标题之下,亦未尽为单一问题,间或涉及其他。不同问题者,有时仅另起行而不加小标题。

四、人名地名,俱以正名直接称谓。引括姓氏字号者则立即注出正名。译名于第一次出现时附原文,继后多不加附。并以当时习称定名为准,不自另作异译,少数原无译名者,亦仍其旧。

五、图表谱系,能节省叙述文字,供人以明晰概念。本书亦在尽量采行,编制殆二十余件,附有编号者十八件。其中以“统将表”采集资料最多,费时最久。“幕府表”则恐不免挂漏,尚望随时补正。

六、附注与正文同等重要,特别是有引括之附注,在于帮助解析正文迂曲晦暗之处,且亦辅正文叙议之不足。

七、所列参考书目,俱以为本书所直接引用者为限。其资料无论多少,曾被直接采用,即加列入。至讨论其观点者,仅有少数,亦予列入。书目之排列,以书名为主,并按罗马拼音字母排定次序。此两点均颇不合于时下中外著作习惯。但在使用时实较已往方式快捷,绝非在标新立异。

目 录

第一章 成立的由来	1
第一节 江南大营的再溃及长江下游的糜烂	1
第二节 曾国藩的总制两江与规吴计划	13
第三节 曾李关系与淮扬建军	26
第四节 上海防守与安庆请兵	40
第二章 营 制	63
第一节 营制的沿承	63
第二节 营制的改进	77
第三章 组成分子	97
第一节 淮军的营伍组合	97
第二节 淮军将领的乡土成分与社会成分	114
第四章 训练及精神	169
第一节 淮军的训练	169
第二节 淮军的精神与风气	188
第五章 饷源与用款	210
第一节 饷源的维持	210

第二节 用款分析	232
第六章 军械的供应	254
第七章 幕府及有关人才	266
第八章 防区分布与军力消长	291
第九章 结 论	318
叙 录	338
征引书目	346
译名对照表	359

图 表 目 次

一、淮军营伍编制表	68
二、濠垒位置图	74
三、墙子横剖面图	75
四、洋枪队营伍配置表	82
五、刘长佑的练军营伍配置表	92
六、曾国藩的练军营伍配置表	95
七、淮军统将表	115
八、淮军教练表	178
九、苏沪军需入款分布表	233
十、同治九年至光绪二年入款分析五表	241
十一、李鸿章的淮军经常用饷来源与数量估计表	246
十二、淮军历年用款表	247
十三、淮军历年欠饷偿付表	250
十四、淮军历年负累欠饷总值表	251
十五、同一年分欠饷数量与支销款目比较表	252
十六、淮军历年军械火药制造及购买用款表	262
十七、淮军历年纯支销购造军械火药款数表	264
十八、淮军幕府表	270

第一章 成立的由来

第一节 江南大营的再溃及 长江下游的糜烂

江南北大营 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以为天京。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跟踪而至,结营于朝阳门外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同时,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亦进军江北,于三月初驰抵扬州城外,结营于雷塘集,是为江北大营。其声势则远不及江南大营。自是而后,江南大营之于天京,江北大营之于镇江,形成对峙之局,常苏以下,得以屏蔽。上海虽一度为刘丽川小刀会所据(咸丰三年八月至四年十二月),然镇江以下,大致保持完整。

第一次兵溃 咸丰六年(1856)二月,扬州江北大营被太平军燕王秦日纲攻破,钦差大臣为江宁将军托明阿,遭受革职,由副都统德兴阿继任,并逐渐恢复江北大营,克复扬州。五月,江南大营也受到太平军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及燕王的三路环攻,以致全营大溃。向荣退保丹阳,忧愤而死。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仍保丹阳、金坛。当江南北大营相继兵溃之际,长江下游,屏障渐撤,情势十

分危殆。^①恰于此时,天京内讧,先为杨韦媾难,继以石韦冲突,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相继被诛,翼王石达开亦最后出走。历时九月有余,太平军元气为之大伤。于是新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和春与帮办大臣张国梁得以乘机恢复,于咸丰七年闰五月(1857年7月)克复句容,再度逼近天京。十一月克复镇江。江北大营德兴阿亦克复瓜洲,天京之围益急。咸丰八年(1858)八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破德兴阿于浦口、扬州。遂在咸丰九年二月合并江北大本营,归和春节制。至是天京外围,惟以江南大营为清军主力。节节进逼,渐成长围,以谓旦夕可下坚城。

第二次兵溃 咸丰十年正月(1860年2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谋解天京之围,率军自皖南进入浙江,直趋杭州,突破外城,攻其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及江南军张玉良驰至,内城尚未攻下,但李秀成计已得售,立即引兵离杭。^②率浙皖诸军,群趋苏境,连破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进而与自皖北前来之英王陈玉成军会齐。所谓“十道并进”,猛扑长围。^③自闰三月初七

① 咸丰六年四月末,帮办江南军务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的镇江大本营也被攻破,吉氏阵亡。天京外围清方劲旅,于三个月内一一败溃,下游失其屏蔽。

②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卷九,页12云:“贼之扑杭州,只图分我兵力,以解金陵之围,不意全未设防,致为所陷。是以大营兵到,即踉跄而逃。”

又:当时江南大营之总人数约七万人,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四,页22,和春奏,得知和春因浙江警信,而抽调大营劲兵一万三千余人分别赴援,三月间苏境危急,又调出一万余人,防守大营外围。及建平、东瀾、溧阳相继失守,苏常情势危殆,何桂清在常州请援之时,江南大营已无余兵可拨。

③ 太平军各路将领围攻江南大营之时,适大营兵力最单。和春大约在三月末始获悉正确军情,但为时已晚。当何桂清请派张国梁赴援常州时,和春奏陈中有云:“何桂清欲请张国梁亲自赴援,无如金陵各营,征调已空,现存兵数,仅敷守御营墙。适又接西路探报,拿获奸细供称:贼目伪侍王伪忠王等,带领大股贼党,已至高淳,欲由溧水以至金陵,图解洪逆之困。东西梁山、金柱关等处,亦报有江北匪船接续南来,志在合并攻突。张国梁连日亲自督兵移营,筑墙掘濠,夜以继日,惟恐不及,实有万难分身之势。”(《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五,页13。)

日(1860年4月27日)起,钦差大臣和春与江南提督张国梁分头抵御,连战九昼夜,至十五日(5月5日),措拄不及,大营遂溃,和春、张国梁俱退往镇江,继又驰赴丹阳防守。^① 闰三月二十九日(5月19日),太平军攻陷丹阳,江南军再受重挫,张国梁溺毙河中,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等阵亡。和春与帮办军务许乃钊轻骑走常州。四月初二日(5月22日),太平军逼攻常州,和春中弹负伤,退至浒墅关,初六日(5月26日)呕血而死。至此江南大营兵力仅余张玉良一支,几至全军瓦解。^②

兵溃原因 江南大营拥有兵勇七万,进逼金陵,筑垒掘濠,已成合围之势,遭此一战,竟至瓦解。其近因,当是兵力分散,外调约达两万余名,以致削弱防守营地的力量。加之太平军天京解围的战略谋划已久,纠集各路主将,几乎全军出动,志在必克。即使大营全力应付,亦未必能够坚守。此外,可以赴援之兵,俱被和春调防常州,隔阻在外。故自会战开始,以迄于败,绝无应援之师。^③ 而内在的因素,

① 关于和春、张国梁之先退镇江继退丹阳之一段史实,其中颇有曲折,诸书(如《江表忠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记》、《忠义纪闻录》等)记载均缺,而夏燮之《粤氛纪事》较详,则不尽实,据《粤氛纪事》,卷一三,页16云:“方大营之退也,提军(指张国梁)谓和帅曰:六年之役,退扼丹阳,时京口未克也。今东门之限,在于镇江,慎毋过金焦一步。迨提军殿后至镇城,则和帅已统全军疾趋丹阳,盖虞追者之蹶其后也。”按之《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和春所奏,大营溃后,闰三月十六日和张均退镇江。嗣因丹阳危急,和春始于二十一日赴丹阳,仍留国梁在镇江收集流散。不久和春又函招国梁赴丹布防,张氏在镇收集溃兵二万数千名,留一万二千人交冯子材守镇,自率一万三千人赴援,时在二十三、四等日(《方略》卷二三八和春奏)。由此推之,则张坚持守镇,当无可疑,而和春之避镇江趋丹阳则非事实。又据《东南纪略》所载,和春赴丹阳实何桂清所函请者。

② 张玉良入杭州后,因江南危急,于闰三月四日回抵常州,时两江总督何桂清驻常,留之布防。及太平军攻常州,玉良乃败退无锡。无锡陷,又退苏州。苏州陷,乃退杭州。所部仍袭江南大营名义。而溃散兵勇亦俱趋杭往附。

③ 太平军占溧阳攻金坛,以逼常州,和春为顾后方粮台,将外围兵力调集常州有八九千之多,大营危急之时均未及驰援。

论者均谓为减发月饷，以致影响士气。但实际欠饷情形，远不及其他各军之严重。自咸丰九年（1859）十月起，和春与两江总督何桂清商定大营月饷，每月迟发五天，十个月补足五十万两之数。但是后来竟迟发十五天，即四十五天发一月饷。士兵三月，仅得两月之饷，遂生怨望，乃有“贼匪一到，我们即走”之语。故在大营面临会战的前夕，张国梁曾请和春补发欠饷，和春未允，以致诸军哗然。^① 此种欠饷情形，若自九年十月算起，以迄十年三月，合计不过两个整月，兵勇已不能忍耐，而他军往往欠达数月之久。其所以溃败的大原因，实为兵骄将惰，欠饷只是表面的近因。^② 当时阎敬铭曾批评说：

吾闻江南大营未败时，诸将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其所
养皆吸洋烟，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气惰，贼氛一动，如以茵
受斧。^③

身在杭州的邵懿辰亦称：

① 江南大营以两江总督筹划月饷，历年甚少欠饷之事。咸丰九年七月，为急于攻克金陵，议添募精锐一万名，月需增饷银十万两，经和春、何桂清及藩司王有龄商酌妥定，并于秋后募齐。（《东华续录·咸丰朝》，卷八七，页7。）而增兵饷之后，金陵迟迟未克，遂有咸丰十年二月严旨斥责：“上年和春亲往常州与何桂清商议筹饷，许乃钊又赴浙劝捐。原为速克金陵起见，乃仅克九洲洲一处，殊不满意。若不及早图维，因循日久，以后饷需难继，和春身为统帅，其能当此重咎耶？”（《东华续录·咸丰朝》，卷九〇，页44。）由此推知，欠饷之发生，当系受此次增兵影响。十万增饷未能筹足，乃有迟发五日的从权办法。

②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九日记云：“复念和（春）何（桂清）二人，或争进要功，不计利害；或困守自卫，不顾机宜。兵多饷足，甲于诸省，坐此两人，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血滋原野，虽寸磔不足蔽辜矣。”

③ 陈继聪：《忠义纪闻录》，卷三，页14。

此间江南大营，号称五六万众，虚伍缺额，积习难挽，核实不过得半之道，又皆溃逃成习，骄不用命，统之者以羊将狼，惟怯不出，无所忌惮。^①

略可见当时大营士气不振的情形。

长江下游之沦陷 江南大营屏蔽江南财赋之区，为时七年之久。及再溃之后，直接发生两项严重的后果，其一是长江下游清军主力丧失，导致太平军的东征；其一是溃兵散勇的流窜，加深了地方的糜烂。太平军既破天京长围，立即决定追击，进取苏常，首先打击江南大营散而复合的残余主力。丹阳一战，最具决定性，和、张、王浚相继阵亡，溃兵骤难再集，太平军李秀成等得以长驱直下。自闰三月二十九日之丹阳战役起，至五月二十七日（7月15日）李秀成部抵达上海附近之泗泾镇止，为时不出两月，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宜兴、长兴、吴江、平望、嘉兴、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等城，太湖沿岸首善之区，俱被攻陷。江南诸军依为餉源所出之地，几乎全入敌手。

溃兵对民间的骚扰，远比太平军为害还要大，丹阳战后开始严重。自丹阳溃散之勇，大半奔向无锡，小半奔向江阴，“所过村庄，辄肆淫掠”。为地方团勇，拒杀甚众。^② 苏州之陷，更是极好的例证，因

^① 《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五册，邵懿辰致曾国藩函。

又：《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记：“夫以我数万之兵，器物精利。环攻一餉尽援绝之孤城，功可翘足而待。然三尺之童，皆疑其将败。察之人事而可知，征之天象而不惑，其数岂爽哉。”

^② 《东南纪略》，页5—6云：“所有守（常州）城兵勇，已于三十日晚散去，城外各营亦大半溃，丹阳大营溃兵继之。奔无锡者十之七，奔江阴者十之三，所过村庄，辄肆淫掠。惟江阴之申江民团，齐心协力，拒杀甚众。”是书所记溃勇流窜各地为乱，不一而足。

又：《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三十日记：“溃勇千百为群，由新桥赴常州附近之安家舍，诸处皆被掠。”